

生命， 披着流質的艷紅

我讀「一塊二」

* 葉誰

肇丹會不會自殺？聽起來活像香港電視連續劇。但是我相信葉誰寫「一塊二」時，始終被這個問題深深困擾。和她那篇「離戀」比較，「一塊二」有清楚的情節，一個叫策安的女人，寡婦妹妹搶了她丈夫，母親還敲邊鼓說風涼話，於是便把精力放在事業上，而忽略了女兒肇丹。故事一開始，肇丹打翻了沙丁魚，「魚屍身披着流質的艷紅」，作者暗示了她的命運。這個把午餐肉給同班同學吃的天真孩子，在超級市場被表姊陷害，背了偷竊之名。破碎的家庭及被遺棄的感覺構成了肇丹自殺的條件，被冤枉為賊是自殺的原因，可是那名叫妹頭，參加女童軍的表姊，竟慫恿肇丹自殺。對這樣行爲，我稱爲邪惡。作者點燃了導火線，尚有一件事要解釋：爲什麼肇丹自殺之前沒有聯絡母親策安？小說開始不久，便知道肇丹家中的電話有個鎖。在決定性的時刻，她不但不知道母親的新電話號碼，而且還不小心鎖死了電話，什麼人也無法聯絡。對葉誰如處理細節的專注態度，誠如西諺所云：你就算不低頭，也須脫帽致敬。

「一塊二」是篇不快樂的小說，作者似乎認爲「世事的變化往往是一己的決定」，表面上看美麗可愛的事物，其實是沒有價值的，比如生命、愛、及鉛筆夾小熊。我認爲「一塊二」的弱點，是作者對故事沒有信心。肇丹必須自殺，否則小說失去意義。在這種情形下，作者難免重於營造肇丹自殺的原因條件，甚至矯枉過正。何妨把肇丹的死當作一個結局（其實本來就是）來處理，便無需寫出「策安趕到醫院的時候，一切都已成定局」這樣軟弱無力的句子。此外，文中有些「感傷像蛆蟲，一呼百應」，「機會是鹽，要在未溶之前嘗它的咸」，「眼淚是鹹水，會灼傷別人」，「夜似只怪獸，伸一伸足就把衆物壓塌」，「恐懼似支長臂的劍」等，有些讀來牽強，不致苟同。

作爲一個勇於自我發掘的作者，葉誰如可謂「在自己的等級」中，并不需要空洞的掌聲。不管喜不喜歡，我們都得正視她的作品，而不應該像下狄倫歌中所言：把頭轉開，假裝沒有看見。★

明天，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 來抗拒你的飄忽

* 李筌

我想寫一首詩
在今夜，當意志轉弱夢魘漸漸擴散
寫一首嚴肅虔誠的詩
讓生命的封面坦然揭開
裸我內頁的思維
沒有雕飾、和華麗的詩藻，在今夜
這是我唯一勇敢而
秘密的表達方式，向誤解頻頻的世界
一一而明天，可否告訴我你的版權誰屬？

我想用黑體字寫一首詩
在深夜，當寒露漸漸入侵
即刻寫一首立意明確的詩
且親自校對，在深夜
向昨天盲昧的我
把一些放縱的過失一一校正
可疑的行爲刪削
一一而明天，可否告訴我你對我的審判評價？

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
在凌晨，當空虛如傾倒的黑水瓶
相對於未知的明天
我急急寫下一首寫愛於生命的詩，在凌晨
這是我唯一情怯而
執着不易的信念，相對於

游移不定的明天（我似乎
瞥見了可疑的意象）：
快樂、生活、憂傷和
如期而來的打擊
一一而明天，可否告訴我生命是不是一首
一首複雜堅澀的預言詩？

明天呵，相對於你久久的沉默
我使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
虛渺。并且相信，明天
當曦日升起一切希望回暖
并且後設我將成爲一名
耽於文字的書生
從容地等待（如世界等待愛的完成）
呵，明天，你終於成爲我理想中的
一首小小的寫實主義的詩一一
平凡、樸素、實在
讓我輕易解讀。★

無言

* 亞楊

我在山中是一朵幽蘭
清清雅雅
自由舒展

出山以後
我只是媚俗的花
需人供養

我的心情需要包裝
我的葉
我的枝
我的根
都需固定的方位
經年累月
只能無言。★

今朝醉莫管他日等閒情之感。
醉後的銅鑼聲，又是那麼富有浪漫
的節奏，先由老者隨着雅扎舞者，
在音符中翻翩起舞。舞者神情投入，
一舉手一投足顯示雅雅英雄的
傲氣。敘述昔日長尾風雨。接着而來
是少女舞者，纖手舞者脈脈含情。

竹廊上的狂飲熱舞至到深夜，杜
亞已飲盡，銅鑼音階已接近尾聲，
天下沒有不散之宴席，幾時醉倒仰
臥在竹廊上也不知，只是耳邊隱隱
約約聽到夜後的班頭，時唱時停。

清晨第一道陽光照射在吉蒂芭河
上，竹廊靜悄悄，一點聲響都沒有，
連屋簷下的貓與狗似乎還在陶醉
在昨夜的夢迴，昨夜竹廊一舞，天
亮之後消失無踪好似一場幽夢。

整理行裝，在熱潮退的清晨，
大家集力推舟，說聲珍重再見，
在引擎聲中，在晨霧中告別了馬槽
長屋，在那綠野深山，流水清激見
底沿途岩石嶙峋風光綺麗的吉蒂芭
河流行。

註：吉蒂芭河即（SG·KA
TI BAS）拉讓江上游支流。★

境遇傳真

* 萬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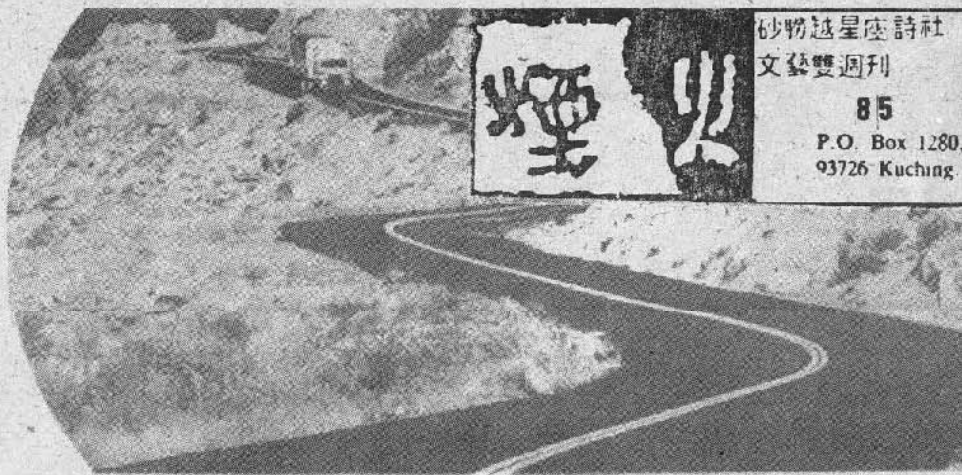
卿卿，故鄉的道路填上碎石經年
還未鋪上瀝青啊
行人道建了最近又折了
江邊那些小販也遷走了
遺下叢叢茅草和黃土
「公園」、「青皮柑」
妳說，會不會是不雨的空雷
他們把遊戲場
建在自家的門前
那廣場上

卿卿，擴建中那花園
叫金地的路，塵土飛揚
每天我出去又沿着它回來
都呼喊着塵埃
昨天轟轟那挖泥機駛來
把舊有的水溝挖掉
說是順從民意，加寬路面。卿卿
壓路機壓碎碎石，挖泥機挖泥溝
瀝在路面，淌在溝里
都是血。★

人世間

也算開場

接編「連火」可說是個始料不及的機緣。
小說家處理一個人的出場，往往有高調（HI
GH KEY）及低調（LOW KEY）之
分，在現實生活中，因爲釘子碰多了，總喜歡
呆在台後，做個低調的人物。忽然間要粉墨登
場，當起可憐的角色，真是有些不知所措。作
爲一位較好的編者，除了要別俱慧眼外，還要
有先知的感性。不但要識盡當今的英雄，更應
深一層去預測及辨別未成龍的雄英，作爲扶掖



太陽照在吉蒂芭河上

* 黑岩

好客情懷，接着而來便是杯杯敬飲。
杜亞入吐，甜而美，一杯緊接一
杯，待到面紅耳赤，混身是熱，早
已被擁入少女雅扎舞中，彼此跳個
不停，至到半醉不醒倒在熾熱竹廊
上。

雖然晚餐有着香噴噴的糯米飯，
但大家在不覺間的豪飲中，早已成
爲六月的醉貓，唯有河邊淌着清激
的冷水，到那兒浸一浸，才能感到
心神舒暢。

夜時，長屋的竹廊又響起鏗鏘銅
鑼聲，河邊激起了浪花，原來鄰近
的長屋少男少女穿着傳統的節目盛
裝，擊鼓而來，經過簡單隆重的祭
神儀式，槍聲清激空之後端來自
廚房的山豬野味，并排地板大彩席
地而坐。談心暢飲，人聲混語交雜
在熱烘烘的竹廊，據屋長說，今年木
山復業，給長屋居民帶來巨大的經
濟衝擊，他說昨夜做了好夢，有客
遠方來，今年拜的是風調雨順，稻
田又豐收。

飯菜之後，將是引吭高歌的時刻，
大家都留下節日的豪語一定要把
今晚的杜亞乾空才甘心，似乎有酒

披着六月熾熱的風，與三五同好
抵達馬槽長屋已是夕陽殘照，潰不
成軍的時刻。

沿途小舟挨着瘦乏身軀，在淺灘
中，在亂石縫里，摸索穿過，駛駛
停停，浪費大量時光與汽油，只是
爲了那一段曲折水路，換來水中推
舟，在尖銳的亂石中刺破了赤腳還
不知，一心一意只求到目的地，那
怕跋山涉水之苦。

抵達長屋，迎來開烘烘的氣氛，
鏗鏘銅鑼聲，山一呼一叫的醉態，
一派毫無節制的浪漫氣派，想是
豐收節早已進行多時，不少醉客早
已仰臥竹廊會見周公豈知身邊鬧得
天翻地覆。

長屋人們見到有客自遠方來，忙
着鋪席而坐，這是長屋人民熱忱的

後進的方向。淺見如斯，各位如有任何意見，
不妨多多指教。只要不含惡意、不拳擊人身，
不爲己打廉價廣告，但爲文學藝術的，我們
（最低限度，我）必以謙遜的胸懷及理性民主
的態度來看待它。我們最終的目的地是要傳遞
這把「連火」，使它燒亮文學藝術的原野。不
爲什麼。（胡奕）★